

# March 6, 1975

# Speech by Comrade Geng Biao of the CCP CC International Liaison Department at the Symposium on National Tourism Work

### Citation:

"Speech by Comrade Geng Biao of the CCP CC International Liaison Department at the Symposium on National Tourism Work", March 6, 1975, Wilson Center Digital Archive, Contributed by Sergey Radchenko and transcribed and translated by Zhou Yi. Published in CWIHP Working Paper #93, 'Less Revolution, More Realpolitik: China's Foreign Policy in the Early and Middle 1970s,' by Zhou Yi (February 2020). https://wilson-center-digital-archive.dvincitest.com/document/208530

## **Summary:**

Geng Biao, one of China's leading foreign policy officials in the mid-1970s, discusses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 **Credits:**

This document was made possible with support from Henry Luce Foundation

# **Original Language:**

Chinese

#### **Cont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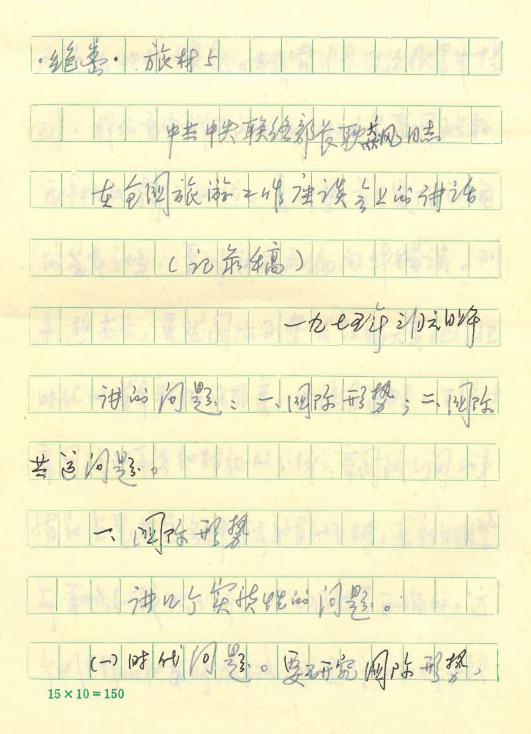
Original Scan Transcript - Chinese Translation - English

for (25) 10

4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中共转移部发环凝心
一里包观旅游和第7年演览上的种省
(池塘楼)
1 海州的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282 ip M2628

 $15 \times 10 = 150$ 

3



天溪从邮纸浅起。新野开放治根岩中投 到,我的文体状的沟拔地的时代里带四次中的 无神的人教的好的。我形势看是要有的确 的发展主义,是对前台西湖南部端溪。到 学越老后,虽然国际形势发出3级大变他,12 的机的花粉的混而喜、些话物样的可学 高四祖中等民和特征的孙林、南四祖之间的 场的世界其它各种花彩的四引好,无知识堂 前到的强烈性, 放起的超光后看的。这 15×10=150

多花的场景的小。苏州安于汉的学说的笔影到里。 的场外的表现的现代表的特色的特色的人 图里路晓地, 园过南洋北极繁新岛安超过元丰的台 松电战。马图黑路代起,梦尔宁里的特美和力。 爱阿拉里面,112度含了理是一样的口格外外 可能的设备等准本和权格也为学性生的的种的 她的包进财务的倒影级的证券全线也没 到学校过脚了。萧明想,竟是思义了,看是安把 的的是老器。 (三) (建产出租) 整的 野夏里子下午的。 台尾  $15 \times 10 = 150$ 

好的她的眼子看出是多情性的人多种种情 新性的 起学了。摩当的人的人的人也是国旗和学教徒 在里、孔影和天生等少量之间的对话最大的。 3是意次完生中部, 之生人的物力, 图像时 10岁, 大的儿童孩子。而以很厉害。好的和我的单 四点海南运料面岩。泛新的四点的西 时以满,工场的额的翻倒他。一个有效主要 的童家在影戏教教,可有教育最少量的。没 局部落城市的, 安城至如国境的限长,过多 为极知道, 紧紧地, 影响 工、吃食物品, 砂电杨色  $15 \times 10 = 150$ 

和、无法等地点。时蒙拉克的的知识生活的 名家有世世紀伊井3的小了了许多:= 美男祖祖 鬼麦魁越来上"一吃小吃运有种的复数一个多种 后之世级是重省级快,多知识着多人的爱教中, 新多川人的最小的南外人的多好的新多的。 别的事情,一个了村前,何吧, 在今年美,何也, 证的好玩的, 女重经常品和证影响的。明新的 的起意时,申申吹申论时发给各利型,好好的过 地位为多的的自知到如此的18中的美元的 2 的第一名1申游台, 43 1的过去的是3, 8.

3一季的最初的改造设施,几里到这种流行改造。美 冠尾野下台部数数2台,公成的目的对别? 田中的班别是西部北京思考秋》中部日田中的人名 多?这些我的好的是我国的政府的 部文的影响级的时间结战中,自断得了,小儿想 多地种中的心。主义们在第二次主义之别为 夏双生建了三户之外, 杨山中和户山, 墨孙八 上的知道一次。这的十里之下流,安排 经营业争大维 法的共利 过论之事,因告认多是对 沙山为山一部了一部了一部了  $15 \times 10 = 150$ 

高明 起心。美水山岩岩的花里,最上城山山田 到,一里Zin是几个下人。是国主教学家是 丰富季季到此的多好, 和到到我的里面到了 如何好成大,她的缺乏了型, 你们要是没有 的多多地位66种。某种多地的军事比较 则习的习,好好效在电影之到处,好爱了好。要因 这个的如何是我只要打了一个一个 是见的吧包。他们的女子亲亲到了李部的的好的,这个 是她的的对象是一元五星相及信言"。 天下大机是好事不是坏毒,是私了敌  $15 \times 10 = 150$ 

人不到私了人民自己。中華命人民是好事。 在到少多中的股好了革命人民,主笔常档 经革命移摆说:"山南欲未风满楼"到 中也说述"帝国校是无产阶级社会校莲 命分詞被", 将, 为, 少華令人民来, 选是开外碧 一片水吗,天下大云山叫它云心玄吧,走的云山 越好。 (五)美常和薪修皇老代》国际最大 必影制者如己通常,是新中世界大战最清 吧。为明的她的是新治世界大战的第三  $15 \times 10 = 150$ 

文化在 信五限

他?就是墨矿位,只有他们两家打, 不是别人打、面霜打造其光气也界大战。 到宁汽, 孝国主文一个特英光是几个大国 郑弘等霸权,目前他们。学李越 未越激到,这个的有些人要的我,汽 美苏的结为色,这是那些的我们。多 1号勾张飞行呼水表飞谷,等季气各期 小杨星的。如何多得幸国这种观念 高国议场争等,这个的自己到于和圣英基 多论的一个的的。李瑛基认为:幕南文

发展软组者国议时级,八年国这句经 起来,此分分时找了,也我飞流形碧缓 和7,别宁汉对,汉谷幕国江风之谈寺校 最多的级。嘉国校门而原伯艺孙可调 公分,宋里存在帝国汉,北有数争场 治。如何,男的男为原用到于冷意格和 观矣去欢淀,常到这个巨,而霸寺在一起 为巡察印第,这种日子为起是礼衙盖 到实复,飞如感够包配一样,包配 对了写见了种气袋,是一个电哈叫前早  $15 \times 10 = 150$ 

沈繁晦了那是娇复,非清国这种经 供来那一天就是笑意, 政流引解决的 题了,批浒游乱力,毛之常泡:"战争 是效治"难误"矛盾到1级14一定能 度, 为此是敌战争, 按南部为, 好心 的"人有意见发河至公里馆也分讲, 临来公开处的驾车来,当不行社动 年村强,两个人我发展打起架,也用手 打外用而头。木棒,发展引到器,束了 强,这就是老什大战,一家打战了

再短识新《大线》,常国这有艺大钱才是 打一块就完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 帝国级不打倒、芝思有战争冷。 (四战争为国素在)凡速增发,革命形势 也包丹速发展。帝国政等等与花群是可以 复换的的图打的发换被多,但骨子里总是 15等春起的,他们许爷李不是在一个地方 可与男外,高图在世界各地和可以罗外,到 处都在事事,如事部门密指定一个同志把等 天黄原农科你如此多一多,把河边分果  $15 \times 10 = 150$ 

起来的收入我会要的很情趣,告述不一定 即以及為甚多还有泡点,啊以多粮取 精,带公分,美苏南霸高级会谈三年 信了四次。第一次1972年店克科到莫斯 神,会淡流后真好治到波兰的问,勒修 派惠罗米斯方面德洛问,干什么,元彤 是互相挖墙角、废兰是药沙龙约、西 復見美国如司从。第二次会谈勃到内望 夫水美国专淡,谈制不久,参与了中年奉 件。一种苏俊备西兴,美见高爱西兴就  $15 \times 10 = 150$ 

了命令三岁戒备,双方回拨智险公形势, 到了密打与棒子、棕烟器、还有好好缓 和。节三次会谈又是后克村公兴莫斯部 谈判不到为一量期,发生了塞浦路斯和 4中。荔塘两沿三户八中初的拨影物,想混 水模鱼流进去着名粉格数土分其一为后 又支持希腊、指两飞岭。土多其和荔联 有百年世仇, 現屯塞海海斯事件港股完 而家格和妈哥张自己年里。建市流生行是 她中海不沉冷的完母和,她中海战略  $15 \times 10 = 150$ 

地信扬重要, 它新伊士运历附近新近的 到是城市多思地,并四次会谈是杨特业台 后到海号威,会谈新双方书户扩耳,新行 叫城村军,美帝国文也况地客喝的客台, 塞更新览备,在飞机上影备发身于洲际导弹 拼命制造这种飞机,双方都想争优碧 九义上达成十年发展楼梯汉,规定分离 联开3制造多少, 我美国可少制造多少, 这 明明的协议呀!实际上你想多搞一矣, 我也想多稿一美,双方柳碧扩泛较优 15×10=150

整,起手深引之什么限制,美国完这次淡 15万好,让新联点了忧想了,美国吃亏了, 美内部多河顺、基章格一派之後同药 招线和,国内部设施菜军校长一版之版 加强深力,把能备挡好,保持临汽室状 复,对好其,残,欢气者未绝,菜童格介生 点实优强,美基等年中重实无改明,包括 中东部地中海,它是联曲的侧翼,不舒重 成而回事, 海根静藏沸点环州亦厅, 钱 们汽车童年出西, 把脚具宇向档云来,

把她們是明蓮掛露。雪心裏雪事原, 如果旁视影冰港了的徐我们就自地就上 3大Mo-持,像鬼本門里院地就我,实际 是地城围绕太阳转这才是实质,围地 苏联在中新进境有100万年以,19才在 第年民作四分之一,四分之三屯战世为己,而 見在照此的这一切的古风紫岛并亦好,最 好一點格校快出。从京通中被册告最为 便,南北世不包含条地位,他们这边是有 一条烧烧打起做来枪龙部的好,给必  $15 \times 10 = 150$ 

不阿吾巷江上摆云蜜町我们中解了,其修 天口当我的很凶,军队工首地搞免。当我 的比美国里、密美国人相信,打休包密打中 国,并办招华的那个中方,但美国于上这个 老,这是帝国被制造饰决定分。我进心 好富、11电水多中国11电水也不少但这小 骨头的灰,明了功。花草南300万人次, 物质部华新引宫东。美国李多50万军队,这 打不了。中国八亿人口,只到过了多年的 会议这没能抵抗多少军队,我们有军队  $15 \times 10 = 150$ 

还有民祭、主席程图一小梅节、二部始处。 敌人来了我们办场,一局市诸州的一个沿向 不开犯一市万甲以摆在那里首气中扩美国, 其以日本,也是对对中国的为主题飞雨霸至 多年, 号巡伽好, 我们对离子解放挥、整场, 塞宁松执行主之帝"寻挖洞,广科楼,不能 霸"北京、我们对好薪价也包对好美富好, 成多种在挖,还在链缘。 荔門板城间我们 超速于州的?是母子外说法,我们流气对对 好的的人美国世间智科维修、我们很智对  $15 \times 10 = 150$ 

付高的世界对生物的华,你的一起来,我们 部时传线的客挖旧引先进设备,面空的 部分。从给了七井,民无不够挖水菜斯部, 也不断挖到华感顿。高份造海流粉的 塞打仗,新築煤火骂我们是好让公路 克席说:我们承汉,我的党1921争截至 心未外27年蒋介不适着我的上山打战击 温高到约引引,外9年草命成功,我研判 24年了,不该许写:完定溪沿,叶得啦, 34年介纬大学事世来。西方有空国家,特别

了原理《文·御史》

见纸州把苏联这股祸水引到中国来,但 指引神,毛之海,周见红如中央其它及身 同名和欧州人讲,为打客小小此极短客 吃好的,你们都辞癖呀!过去和林顿 福,現在也逐步指了,他们和平观念很 重。国内为最新美国,为州山我们富和地 的讲这个事呢?新修到处城和年缓和。 美国讲一代人公和市。把真实东西掩草 起来这是珍阳谋,是鬼满不客相信。别 中讲过:"龙市场上沙山中得散出,发誓与  $15 \times 10 = 150$ 

愚历客礼地最多与面推确论别人" 赋和年光飞展平场事,不要和信他们的 流,塞有清面在中兴殿。世界大战我要要 打场、现在了是打不打的的人的名外的对 怪打火心。老些我的飞流马上打成一. 而年打起来三国巴义之流葛亮一族的 知道,和是彻流人道,诺牙风七季节, 盈里移碧,仗气器打净打起煮没有叫的 河的,没有中的了的起。第一块世界大战 后面了苏联、第二次世界为战体四云了  $15 \times 10 = 150$ 

年1次和山夏国家那时以中北京这次至 29月,我们中国世界二次世界大线后 不久吗。如果第三次大战一打,就是毛 主常将流知战争引起革命,会击战更多的 视气放回家。图打汽机汽打,只有高 美丽家町、西家泊气动中,罗也来苏联咒 中平的有限技术,美国霸的即四多地方, 到如有孙矣, 萬侵比地方力, 粮多霸古发动 半万段收入一些,这是一般的运淌,你让。 新防电台讲美国客旅台发动站等,他仍到

处核军事基地、干州的?勤修在地中的在印 度军都在招、美国国会与争通过了の一件の行び 美的作为如海海谷平分选海路行行手的 的分别造地克。在成川世五年中的一个大人 分年文中的的行旅,在印度指沿客墓地楼 収英门军子基地。第二日本其并极新联 剪写末折升处论、绿色烟的出了哦一样 基言松的两公室,在中年,基本格论宝了中军 摇着来与。葛知甚要与中子,芳气经到他 前已名埃及, 基也污埃, 写作又论对加克  $15 \times 10 = 150$ 

如其 月 是 因中对 中山北京

蓝色的加州与发光之,为明日中小说, 毛之布洛、黄昏呼得遇了忧吗!没种 张水治世界大战打起来;北上打握战争。 战鬼毁灭人类,和如风风。过年美辛 听属人可知题, 好流流没好的可好。 龙大于上迁北州松省盖之下的经气,一个 美门人写一事书叫"啊天女战争"中流 至上海海有中川图到,南处3大,打时是时 雨场4季升13一个在产品,一个包包岭。 次在有牙泽加及走到,比至北复等门。  $15 \times 10 = 150$ 

25

打处了时等规规静, 批果兔打钱比等 级不人类,我牙和一定,可解对核战争,也 丁码打着地戏串。帝国秘密市场争占校 土地和人口,美苏飞最多中部粉和无色 粉如果把人类样掉了。他还制制说和 2 运游店?美口谷中四3·5巴至子泽考到 至京,大P的地方为91 くまをする  $15 \times 10 = 1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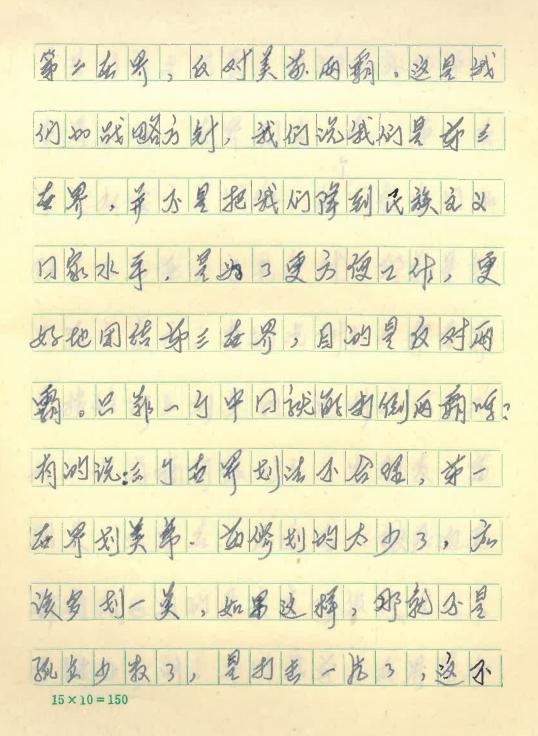
五日 10至多



鱼,如果分听说,他就出出的颜彩 就是领,如捷方被监狱、最后被当 级,当心贩的女加强,等效口影谈 为湖新新城进口, 新城石油湖州一 塔革交给力将,李顿门家爱分3到 新鱼敏。有几个蚁光笑话, 捷克城 游龙跳到莫斯娜做了一些人放,因 为义冷爱长一美,又被从迷暑到脚 跟假长,回门的一侧机场,他妻子 间他为好以这么处,确定长的流,  $15 \times 10 = 150$ 

在莫斯州易之败早跑着第201,这是 为效的发光, 温利他的仪表程。练 加别五生为强矣3一辆上汽车,变 有为治量,一向更新粉尔尔级为额 何壁分划, 莫斯粉淡; 安这分人分 增减这么治女是见了粉的湖, 你坐 上名20款金差,是由爱好粉影的, 你自己分套等税, 我给好路线。到 至别有人名至和谈说二生同母军上 那夕日勤敌人, 柏姆说是新联, 柏  $15 \times 10 = 150$ 

汹流是美门, 南湖流是中门, 他说 分对, 当有自身例数人, 因的新军 生20年都就开始从制重新撤道,多 是到现在珍波看出现, 你看因更好! 有多人的如!这些笑光是有这表践的。 流吸吸物的新数测频额、酸聚根分 描差。现出的新都是做的的生星级 人,都是要出做的的对象,这一关小 部边楼,但我以为政等、为影,我 2010的新星, 围绕命》在另, 穿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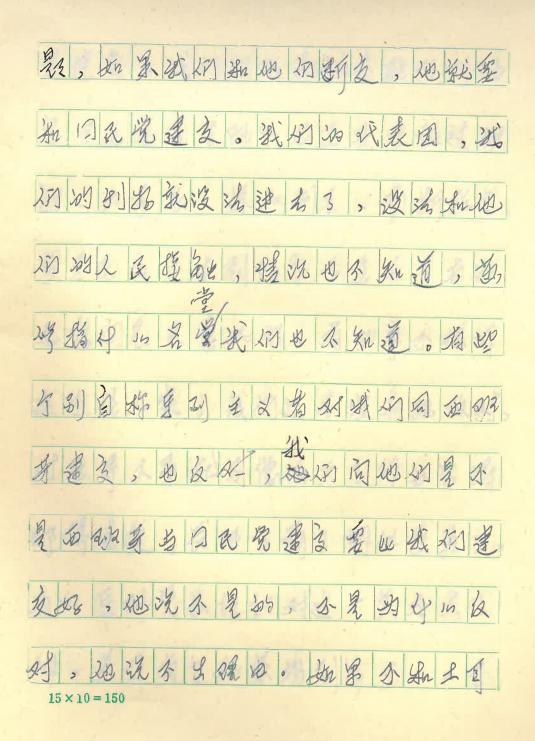




打出新城。如故人印章重别用手摇。 身取及取,36位为最高与高级。到 守说:"战艇强人"。最从一、星期用版 人的一切裂缝,那怕里惟为的瓷罐" 灵好上放人分是铁般一块,我们的 2 好爱见缝搬针,见缝扎楼就不能 一气描进去,爱越振乐和堪况,那 放人营室的的一切裂逸教务机等, 水为故对当高主要战人用,美奋为 多难是紧观的点美主的要为战  $15 \times 10 = 150$ 

新好, 及名数基理, 流吸吸纸量中 门战第领学3年分是对我们有什么 好感,因为此新鱼战争为中有矛盾 级别此为,想别用中新多短,细中 口新约是把中门做的地手中的生鹅 来在孤端。我必须急及充龄菜蜂并 不是对美国南山山城藏,更不是想 从他野星楼美华四星面。有这种想 流是数谈的,我仍分是依赖一生都 门 20 段时第一岁第日自己,更小  $15 \times 10 = 150$ 

是想接近面。和是必用多短打出去, 一场, 削弱美端。美第世别用我们和 新城市界场,新好新城,如丹野绿山 用我们到用小上, 我们多多期地。 毛色落数多戏的:"我的好处之代 爱着跟于人民,张新人民,考新说 于人民,命参复做新这些为教验。 物则人不跟好我们分如赞刷新美, 为以加强通过,有些生的主 义政党知知识级第3小战的光速些同  $15 \times 10 = 150$ 







处意。参加地、别处学我们、为些人 望影响是图为父文都是明她的。美 新一场战的一些是纸钱处进加多多。 大部看寒水消息 多少知道, 有人的 药岭发各省级济东和沟影响,益族 皇似在前日主之,后群发经济危机 的影响。有多的如果是多多是人多少000 万吨, 若每24000万人口设算,每人 本战8四多公斤,数易惟大,此分名。

多作程中的形数的重新翻译目视器

12份好好意到到于安安的转发地? 世多000十年度 平约放人分子好, 是泡的转音和影响, 10岁人智的是美家,他没有也能出了我多, 多都 宝之义, 些信书记为社,强之世。何的记得强 電。極的教育中計場不好, 教育部的了。 的信息去找这点, 成色土, 中西平于入海, 家庭 是理收割机像也的一个多考。一点一个一种 的地、电电影过生物识图、物的一多中的地 水的, 按连辑和医初日对是, 的品都是 15×10=150

祖先奉加權,例以官為問,為收人

万地、松湖村和45 最级这种好了。 的加入中学的和创作第30月。如果国和" 不到了的的品种的力好的人的理的 这里文部诸台的的, 有其处是在到了, 草生报到 文别注意, 是政力的专动的由方性23, 知游戏茶员的每个钱好、故论业对茶也 大街 喜的好的严重, 这见的没好话 大学的的一种一致别的人的人 下明、经济之一个多人的、产生是本门的。 · 《文文文言》。

4和、多份級、在公司持续、1827 世界、1910年14年

二、迎对为这场包里带的美色 当局,侧对当当时祭根姆,马到到中于 ii 信着,心于可能爱到深刻处好的,心芽 小节的风子的的好了这个星日之间和杨女生,31岁的 高好,到哪的到到这个话里的地独开起的发 是如此界,他们是倒花,倒的的印象中,特别 星次小子的事, 型别维大的短线和3大多定。中户 战化的地址比较了了。如此后世生生地了到这 著為其里同名四對岸部物域台,相是 社社的人,如此那的一样后面的了了的经济

例。最临费,会国际引起设置的继续的此为 重正地强力的,从处始的历年间到的局景,过 是常品多型的希望的中国。每时常说:一是之次, 大小发展了"的信心费, 开始也级的, 第一次 的意思。在北京中的, 为12名的表, 晚装了吗 名電气。观星发展报光,已经进工800万人子。 灵光从强力后、从为到长,从数到强、发展起发的。 当我,杨敏那的故障如此路发生的快速 洲的红色的电影表现的,100461968日本路 超之精格地, 对海山, 水堆局两万里前生  $15 \times 10 = 150$ 

里面红,人的影子里中了了。影子了是上里的 球旗,其后她我们装和小规草。一般世界了一位 18页南温星以西片管,于现份从3911年3月14 首·車电影和的世界好,从各人安全了一户方 , 实际的好好的 包、八万人, 的故意, 其为意意 建了做人。从野的级西等、独立高沙美学,着. 多数绝,美级地名这一最近又能表做的第 机场,给影闹专的。做人种地的影子这人图 鄞门,校南部埠仙山,杨山还长辈3。于而了斗 西亚、河湖盖、泰洲, B31 就如此为它发表。

祖。至一直上有国家事的有理者和继续的力

(8)

里面總一人口管建立行 古 新五多年出版版

罗思克拉美发生的探知。灵的那样之物的。 多局。阿尔特的经常是的国际发光作品 就的好的这次是新好路的银光,对处愁 野强。120号车是野妇先长。好的给她 是可怜的好说放弃。是好伏又没有看多。 题强的级。可知的职。如此同类性的 知中争思爱好到地站。在转移了。是记去了、我的 全生好,泥坑黄了。我往转往,煮好的事子 歌台间一小的。胃当次是 10点层 好的 这能说, 万大的事情为一是的了! 全能错误, 好, 每同门

一年了,但不解事间了。世纪忠治的 第时的许多可加护。第时也如其的印 的专生的一个意思的的知识的一个 影白十年,独和下地高级理费,是同的品级 平水野和的的印象, 野京大江田! 电阳水其多 中,后生光智和是是由某性。对外的这个 文治是要注意中他是中部, 没是是他。 的前, 是意 重新强势格的的战争的强,对马克维, 对侵陷。是如田的作品装好的多街。瓦斯 1、水水等。中线特色生的新型 一种自己在取事的了。生就的信料的图

这点是你们的中方和。星岭对她,们常怕,为 多时的时间一样就是最大的心的 是他帮,粮、水军和里发表门证》 极级的别的和节的多种丛岩。好好 2家的多,好的更对地多是经人,对水量以 如果我和好,原利他们的这样不多的一色。 校产的转子了。 sea3 第15, 世界以为14年, 不了数量。需日的特色零电影及罗叶的 > 的外外年程地十一的限了在水色海,能是到了 - 美元· 64 10 是为我说, 在现地, 地为

奉命出版。当外外对政格相望的自对外的, 1284见。对35~43,地域研的与岩线又稳多,完 母, 极神一定, 型洲一声, 电波移动, 加色 成洲地区 松岩之水, 电流开成, 为好电风 对于。即处于超了起没好的了车最后, 与研集 强 等时的成为军权。可知是这个的一面,科 些品资价值,长冬之后直的了到有中国的 烟响。最好。爱似的到了,好的超量 假卷。到手电主时,也是触望,也是的管理

级的现在我最高到的虚如外他的好多。到到 一种的设施。在的数据是明治: 好到的从梦的,在 光彩的风从外流。外面好人多特,经由多量,于 表的发生人。《到的学师和掌些国家学的某些 中海,从图外的其实的声光四岁的图别的意 如此此的人的人们的的好象。中央约是历史行 为到的事情。母意即任国色外到管的类覆在长色 身业, 粉的肉素层色料设计, 粉化就要放射地 1月里地中对近野部的约33。又知该空景 追答文章 以中国民,因为加州主要等,印化

京市爱欢的一个生活的公司的教堂也的印码 一起放下 即常用线后 3 中心的开垦村 的形 如何的一样,是把她她的加好了。我是 到海路路景景和 日星型的星相性色 128/20 lio 38 44/, 244 - 103, \$ 160 13, 是意的问题。 对称完多外的图影。 向约455 (高)市时主到第一季温出的话得水源,12 面当些事的说话的别好 也可用的价格数码去,约的种目的位 京新了。平和地部的地方以外教育。例

小的地名的西部一天是农方的西村?! 最后写他们的 的代格的品种的一点、价的辛和多数是 電的加州行物的许多星晚的对重。对行的100 多户之上大河海南部 水村多屋是宝村、大堂 、中電一個軍事,对电影的是,是物等电,年多 沿人就的和多多的强制。多种发生的领 为我的着国教育和特别的现象 如此大量是多种的一种思想的发展意识。 震學問多刊校 喜福蓝吧 各家型 兰峰性 观似地点。我可到到的智的方好。改多一个一个  $15 \times 10 = 150$ 

事间, 李科南加河影门的是多量经营等型 过多发性地等都是。6名多到新量用了多面。 小型人类性吸引了一点对各种人类的情 是这一一世生是你是是精起的的,你的 波信的好好的对别是到到了时间影响! 13年前程人数,京游的人数 在到四日! 钟的意思 结进去方子心表例,如是了。过好晚岁晚 的复物,本资助平的、节的发生的,是学的 115023 FN 0 美地的星期里到上海里海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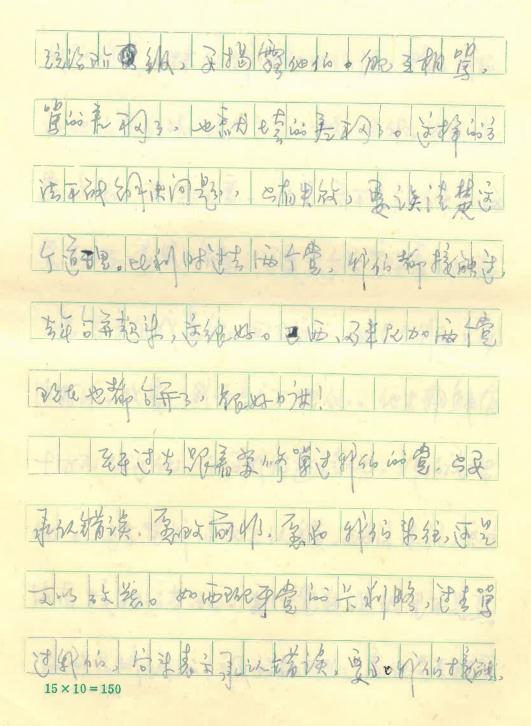
的影, 你的我的我们的通过对的说明 夏站的就是我们,一点海岛面的路线的 小的是故事的的 多好的现在了多种自由多种 3巴维姆战的湖北。3个美国级1909节公园 Y花的和此之情的中央。 往边常在第三次回的对称 到多中华的说话中后山沟的细险, 红红红色 可以为如为有力。 以是公民, 南明的 了不是给我的特别的多数的一种自己的历史的 积地出班的特殊可引了小中国等的部 网络家家的路球的路中新星性明确。

世界地次, 流流对一年, 不能事场, 社经前处。 的成战器是重意, 林治之类野型混乱 猛岛之横。 地名次度1日日夏季富台州的多美数和中 美智的的一等一等自由型版系统, 好吃量别必然流 我的在线的另一,这个好好好处的一场心人主流 超步, 高型等, 一种超时时, 美华和司 4月,包括海塘性吗,一当同制是1至1年12年2大季、芝 回州的次、本文部、洪、四点唯多工的、局 知为生的的知识? 大电色美色电影,侧中, 电子源地多人的学习到这是当年中的  $15 \times 10 = 1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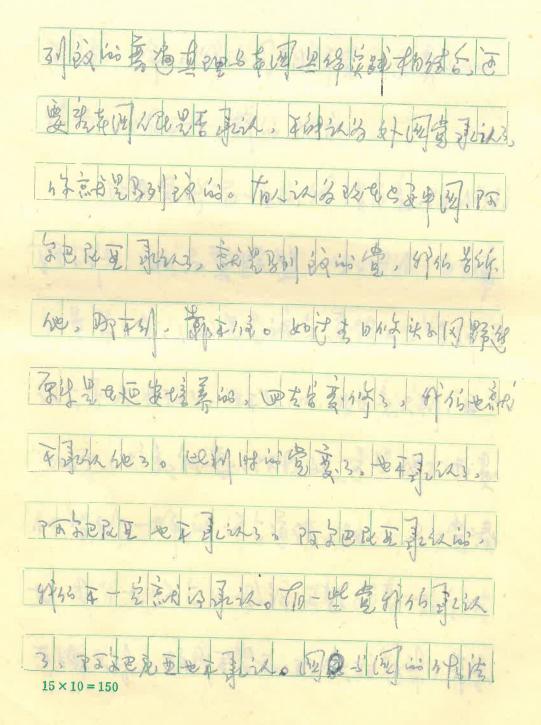
他可是我的"海湖",从是开发,"老人落, 本华不 知好, 我和, 时儿底树枝变等只。你吃觉 开"九月"、一个个"常没有过多异常伴奏加。 为宫开始的好好,我们开生,我们开生,我们们决定 的问题,所加州和是人类和到到人为 人民水和的发生加强,《日本和的发动、不识上 没,一路的湖下的多人流的,新安全人流是 文人、代约之是人、记到人家即由为第七年的。 电线点, 好的开始的过程的可能是最高的 15×10=1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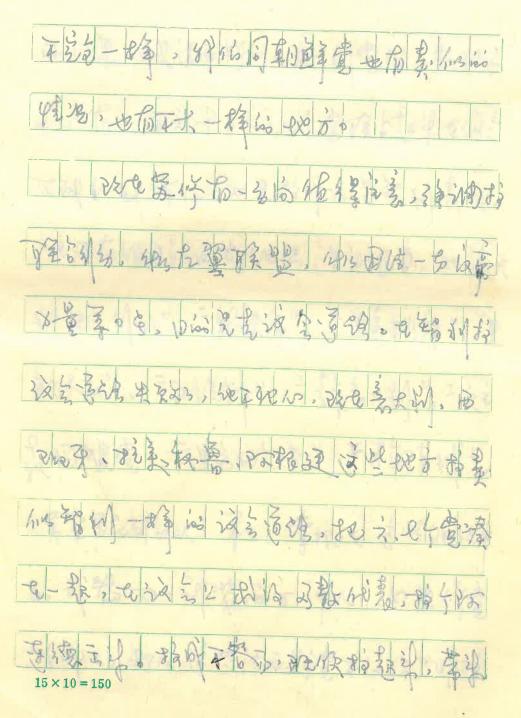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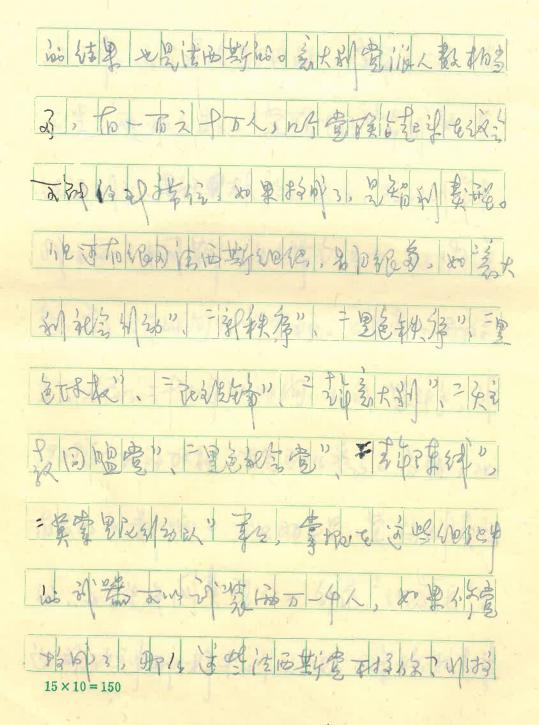
级和困难到外的独身的意识的点的人 电片、冰水湿度、如果到1至只不多和沙漠等到的 文脚性物, 好的来取暑后接触, 电影起 的的首部中最强势,在影响的扩张沙纶 里地的田塘程过。专到· 加州5节998 B31 致, 光文、节一, 多和打印影, 物的比 的局面, 是11上平息31 RR, ohuseline 2831 这, 8,人物, 数, 经多级收益, 10年到如此, 新观观范型地地, 约约是对她 好我同位是一种多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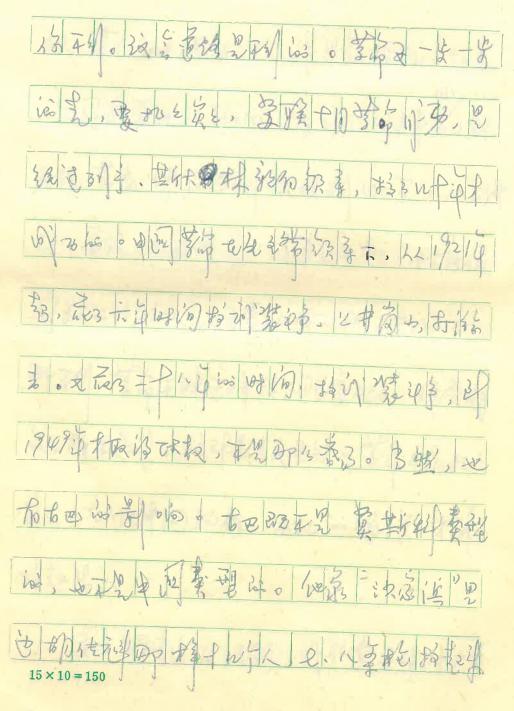


级行的教徒 日本 元年的的年的各个的一号,是是好好 和他的偏对级处在方面引烟。日外的地方,没 多戏能,不同改变。129、并不是一个说了,两 電点中面地段的主義,还要充分的最大表视,面 和完全我的珍蒙华。他考验, 她的专们的生命 这面如此数量,到的就产地地。他生期解局 中方人欢的地,他是野的鲜活地,好的浅理 地。过去管部位又至汉北高、京南泛建筑、京府 没有野狼的生活。美子党的组织里里直 15 × 10 = 1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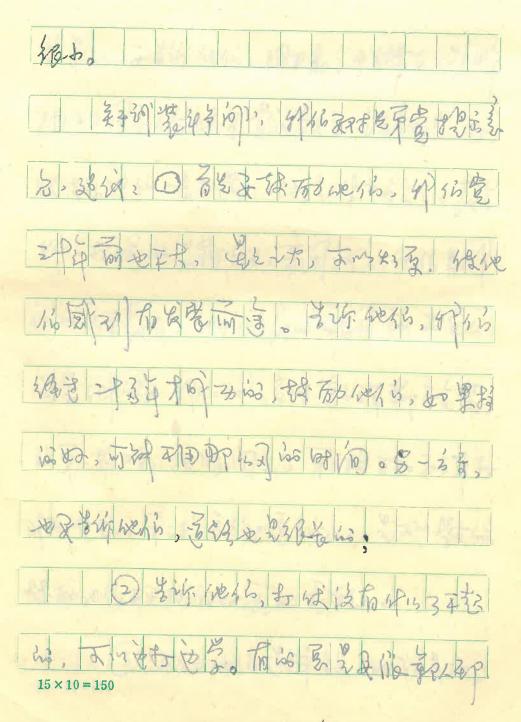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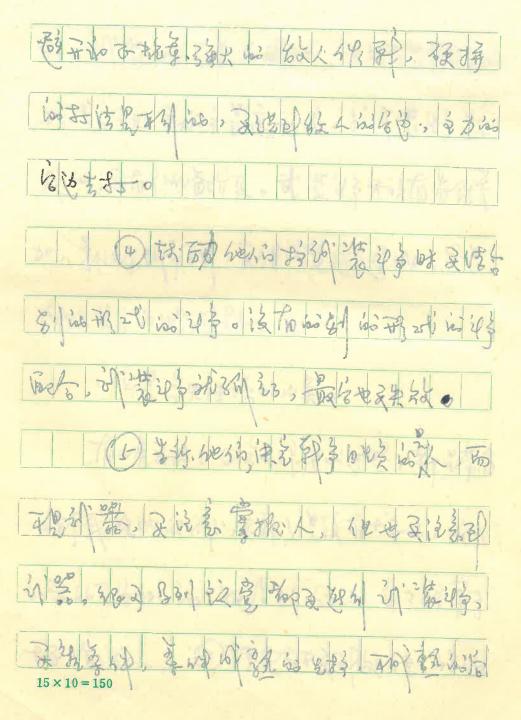




108, 常杨级长展繁煌光, 到现象建筑和大大美 以一种爱地的类。1000 · 对如 游生如 · 解 在我落的中门人的到被像到红色,也不许 好以爱馆, 以中改革, 经事实也多了。 产品的 图影的线点, 经常和股水和, 车的人的, 那种,紫花不能迷路我, 仍是意识, 的多意识 品, 我不起身。我是最常是失效。 蒙蒙的伤机之 第二年10和根。是如今後漢一個 及时3年生活1210年160年1日时为量  $15 \times 10 = 150$ 



望了,是发生,他们。周天亮。全部生了各种 7月21日月至八分四里電的銀引人沒多多:野 发表级外的一是平空,12大型建筑的表面是多 好的好做的思播的。要回的,他代别们 人的的原本等表表,各种的这样表的在要到 主义者是 25年到的。Phsio人多时男子第都平美装 张星战时, 把版街上, 军机 格多路出 到两个里去, 下文投资社会活动的。 到天中学发生的 绿丽地的在是把你可以让上餐的。 3 张后和她的答案格长人的到是好。  $15 \times 10 = 150$ 



村的初海海岸中村村、12年以前的 和武、和路流水中国高州之心, 村间、花川市里工 的神,我们如高小孩。武装以多种流向各种学 加,如此如此和祖和,我们才是这个意识。这是 明中生生运动的行为是了。 いかとれずタラキンをあれたの Ting 是的: 03年时中的这里, 数型高 这种强的强化的1、大部子发展的专车的, phon ida, 263 1/2 hories, 78 1/3/40, 43 20 53 包部中省中美到知从卷, 为多好

17330	P Par	FRI41 3	6(3	) 2 9	没专	343.	大学も	发去去
2,4%	小章	nogr	11/0					
							op de	
	7							
								, HI

[封面页] 机 (75) 10 ·绝密· 旅材5

中共中央联络部长耿飚同志在全国旅游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记录稿) 一九七五年三月六日上午

# [正文]

·绝密· 旅材5

中共中央联络部长耿飚同志在全国旅游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记录稿) 一九七五年三月六日上午

讲的问题:一、国际形势;二、国际共运问题

一、国际形势

讲几个实质性的问题。

(一)时代问题。要研究国际形势,必须从时代谈起。在我党十大政治报告中提到 ·我们重申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看形势首先要有 确的基本立场,否则就会出偏向或错误。列宁逝世后,虽然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 化,但时代的基本特征没有变,也没有过时。列宁对帝国主义的本质和特征的分析 ·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和世界其他各种基本矛盾的分析,无产阶级革命策略和战略 分析,现在仍然是正确的。这个问题我们和苏修有争论,也是我们和修正主义争的 的根本问题。苏修否认列宁主义的革命原理。我们认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任务, 就是根据各国具体情况,通过无产阶级革命逐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各国具体情况, 或革命阶段和特点不同,战略上也不同,但基本原理是一样的。现代修正主义的 子苏修不承认现在是列宁所说的时代,他们说过时了。我国超级间谍林彪也说列宁 主义过时了。看形势,看世界大事,首先要把时代弄清楚。

天下大乱是好事不是坏事,是乱了敌人不是乱了人民自己。对革命人民是好事,在 乱的当中锻炼了革命人民,毛主席描绘革命形势说:"山雨欲来风满楼。"列宁也 说过"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所以对革命人民来说是形势一 片大好,天下大乱就叫它乱去吧,越乱越好。

什么不把原子弹丢到东京,大阪地方去?!

### (接下页)

第三世界已成为反霸的主力军,所谓主力军举几个例子研究一下。73年不结盟国家会议,74年4月联大特别会议、中东战争使用石油武器、海洋法会议、人口、粮食会议都是反霸斗争,促进第三世界的团结,一次一次的表明他第三世界的反霸斗争力量。第三世界受剥削压迫比较深、比较重,人口是世界最多的,面积是广的,资源是世界最丰富的。美苏两霸都要靠他的原料,剥削第三世界,第三世界还要维护民族独立。中美上海公报写了国家要独立、民族要独立、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第三世界的斗争更加证明了这一点。

· 离心倾向严重· 这是由于没办法才涨价的。开一系列的经济会议、经济合作、经 济一体化· 过去说不涨价· 现在也没办法了。

# 二、国际共运和兄弟党关系

原则。苏修总是以他为核心,各国革命主要依靠各国人民自己。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也经常同兄弟党说,要坚持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本国具体情况相结合,各国马列主义党的方针、政策、策略,只能靠自己用马列主义原理结合本国实际情况来制定。你马列主义党再正确,但人家情况不了解,而去指挥人家是非常危险的。过去苏修总是指挥我们,我们没有听他的。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吗!你指挥人家,就说明人家不行啊!我们党总结过去这方面的教训,吃过亏。过去搬苏联的东西,不管好不好,都搬过来,教条主义非吃亏不行。

现在苏修有一动向值得注意,强调搞联合行动,什么左翼联盟,什么团结一切反帝力量等口号,目的是议会道路。在智利搞议会道路失败了,他不死心,现在意大利、西班牙、拉美秘鲁、阿根廷这些地方搞类似智利一样的议会道路,把六七个夹凑在一起,在议会上求得多数代表,搞个阿连德出来。搞成不容易,即便搞起来的结果也是法西斯的。意大利党派人数相当多,有一百六十万人,几个党联名来在议会可能得到席位。如果搞成了,是智利类型。但还有很多法面斯组织,《"黑色政权"、"黑色政权"、"黑色、如"意大利社会行动","新秩序"、"黑色秩序"、"黑色政权"、"专生、"曹索里尼行动队"等等,掌握在这些组织中的武器可以武装两万一千人,如果修党搞成了,那么这些法西斯党不搞你?非搞你不行。议会道路是不行的。革命要

一步一步的走,要扎扎实实,苏联十月革命成功,是经过列宁、斯大林亲自领导,搞了几十年才成功的。中国革命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从1921年起,花了六年时间搞武装斗争,上并岗山,打游击。又花了二十八[sic]年的时间,搞武装斗争,到1949年才取得政权,不是那么容易。当然,也有古巴的影响。古巴既不是莫斯科类型的,也不是中国类型的。他象"沙家浜"里边胡传魁那样十几个人,七、八条枪搞起来的,带有很大偶然性,或是军事投机。拉美几个国家受他的影响,搞什么游击中心,格瓦拉带着几十个人跑到玻利维亚,也不讲什么道理,不讲政策,结果头也丢了。阿拉伯国家的游击队,经常劫持飞机,不得人心,那不行,革命不能这样搞,脱离人民,脱离群众,搞不起来。搞到最后要失败。革命只有扎扎实实,在人民中间扎根,要扎的很深,才能搞起来。

要给兄弟党介绍经验,我们党开始时力量很小。

关于武装斗争问题,我们要对兄弟党提出意见,建议:口 首先要鼓励他们,我们党三十年前也不大,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使他们感到有发 展前途。告诉他们,我们经过二十多年才成功的,鼓励他们,如果搞的好,可能不 用那么多的时间。另一方面,也要告诉他们,道路也是很长的;

- 日告诉他们,打仗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可以边打边学。有的总是要派军队干部来学习,要告诉他们,用不着。毛主席在1964年7月2日同哥伦比亚党的领导人谈话说:打仗本来我们一点不懂,但打起来就会了。教会我们打仗的是蒋介石、帝国主义。他们是我们的反面教员,他们所教的在马列主义书本上是学不到的。我们的人当时连子弹都不会装,放第一枪,把眼闭上,第二枪不知子弹打到那[sic]里去了,第三枪就知道方向了,是可以学会的,鼓励他们不要把自己看的太轻了。
- ロ 鼓励他们选择敌人的弱点打,避开和正规军强大的敌人作战,硬拼的打法是不行的 ,要绕到敌人的后边,主力的后边去打。
- U 鼓励他们搞武装斗争时要结合别的形式的斗争。没有的[sic]别的形式的斗争配合, 武装斗争就孤立了,最后也要失败。
- 日告诉他们,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武器,要注意掌握人,但也要注意到武器,很多马列主义政党都要进行武装斗争,要看条件,条件成熟的先搞,不成熟的后搞。武装斗争是最后形式,但不是起码的形式。开始就搞最高形式,搞武装斗争是不成的,要有个准备阶段。武装斗争必须有农民参加,靠几个城市不行,要讲清楚这个道理。这是国际共运的几个问题。

以上是今天座谈的几点。

有几点要求:口 今天我讲的这些,都是带有方针战略性的问题,大部分是没有公开的,所以记录的要为自己记,不要给别人记,丢了就等于公开给了敌人。口 拿回去不要到处传,你们领导掌握就行了。口 更不要公开贴大字报出去,要懂得党的纪律。

### [Cover Page]

·Top Secret· Tourism Material 5

Speech by the Director of the CCP Central Committee International Liaison Department Comrade Geng Biao at the Symposium on National Tourism Work (Transcript)

-1975 March 6th Morning

#### [Text]

·Top Secret· Tourism Material 5

Speech by the Director of the CCP Central Committee International Liaison Department Comrade Geng Biao at the Symposium on National Tourism Work (Transcript)

-1975 March 6th Morning

The issues talked about: 1.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2. the issu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I will) talk about several substantial issues.

- (1) The issue of the epoch: To study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we must start from the epoch. In the political report of our party's 10th National Congress, we reemphasized that the epoch we live in is an epoch of imperialism and proletarian revolution. When examining the situation, firstly we must establish a correct basic position. Otherwise, it will deviate (from the correct line) or make mistakes. Although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has changed greatly after Lenin's passing,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poch have not changed and are not out of date. Lenin's analysis of the na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imperialism, analysis of the conflicts among imperialists and other basic contradictions in the world, and analysis of the tactics and strategies of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are still relevant today. This issue is debated among us and revisionist powers including the Soviet Union. . The Soviet revisionists deny the origins of revolution in Leninism. We believe the basic task of the proletarian party, is dependent on each country's concrete situation;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is achieved gradually through proletarian revolution. Each country's concrete conditions, phases of revolu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are different. The strategies are also different, but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re same. The head of modern revisionism, the Soviet revisionists deny that the present time is the epoch that Lenin spoke of. They say it is out of date. Our country's superspy Lin Biao also said Leninism was out of date. To examine the situation and major world events, we must first make the issue of the epoch clear.
- (2)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is chaos under heaven. Where is the chaos? The first problem is the intensification of conflicts. All kinds of conflicts are intensified. Serious economic crises happen in the imperialist and capitalist world. Economic crisis inevitably causes serious political crisis. The main phenomenon are declining production, growing unemployment, inflation and high prices; they are very severe. Our socialist China does not have such problems. In capitalist countries, prices are rising at any time; workers' lives are more and more difficult. The price of gold in the capitalist world is continuously rising; the budget deficit is also increasing. With no money source, they print banknotes, and inflation becomes more severe. In the past, economic crises only occurred in a few countries and it was transferable (to

other countries), now all countries are in crises, and debt is non-transferable. Japan has sold all its steel and raw silk and cloth, but is unable to solve the problem. Lenin said: "as capitalism develops, raw materials become increasingly scarce." Japan itself does not have many raw materials but, since the war, has experienced a relatively high speed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What does (Japan) depend on? It depends on others' raw materials, depends on others' cheap oil and depends on others' markets to sell its products. We do not depend on these. We depend on our own raw materials and our own market, so we have a stable price that is not influenced by economic crises. When Japan established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us, Tanaka boasted that Japan was a big economic power, but we called it an economic animal. He boasted everywhere that Japan had 18 billion dollars, however its economy was in turmoil and oil price at an increase; within two years it was done for. He wrote A Plan for Remodelling the Japanese Archipelago, but the Japanese Archipelago was not remodelled. In the United States, Nixon stepped down and Ford came to power. Is this because of the Watergate Scandal? Tanaka resigned. Is it because Bungeishunjū[1] disclosed Tanaka's assets? These are not private affairs. The various conflicts inside the imperialist ruling class intensified too seriously to be solved. Their only option was to change leaders. However, this cannot solve the problem.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 Italy has changed 36 prime ministers. Some serving for less than one year or even8 months. Another issue is trending industrial action. This economic struggle will inevitably be reflected in politics. Economic struggle is a part of political struggle. Political strikes are caused by economic crises. Italy is the country with the most strikes in the capitalist world. As long as there is a strike, it will hav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Imperialism and capitalists want to plunder raw materials and markets; they cause opposition everywhere. Do not think the United States is very powerful. They lack raw materials. There are 66 main kinds of raw materials they need to import. The goods the Soviet revisionists need to import are much more than the Americans. Because of this, there are trade wars all over the world. All imperialist and capitalist countries engage in speculation and profiteering, especially the Soviet revisionists. They are all struggling for raw materials and struggling for the market. Therefore, Chairman Mao said their situations were "nothing can be done when flowers are falling away (wukenaihe hua luo qu)." [2]

Chaos under heaven is a good thing not a bad thing. It causes trouble for our enemies not us. It is good for the revolutionary people. In the chaos, the revolutionary people are fortified. Chairman Mao depicted the revolution as "the rising wind forebodes the coming storm." (shanyu yulai feng man lou)[3]. Lenin also said "imperialism is the eve of the social revolution of the proletariat". Thus, for the revolutionary people, the situation is very good. As it is chaos under heaven, just let it go. The more chaos the better.

(3) The American imperialists and the Soviet revisionists are the biggest exploiters and suppressors in the modern world. (They) are the new hotbeds of a new world war. Why are they the hotbeds of a new world war? Because they want to fight; only they will fight not others. If the two hegemons fight, there will be a world war. Lenin said: "an essential feature of imperialism is the rivalry between several great powers in the struggle for hegemony". At present, their struggle is more and more intense. Those that claim the Americans and the Soviets mainly collude with each other are wrong. Our point of view is that collusion is temporary and superficial; the struggle is long-term and fundamental. How to view the struggle between imperialism and social imperialism is an issue that Lenin and Kautsky argued about. Kautsky believed that if imperialism developed to the stage of hyper imperialism, several imperialist countries would collude with each other, and there would be no fighting. Thus meaning, the situation would ease up. Lenin objected, contending that imperialism was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and that conflict among imperialists could not be reconciled. As long as imperialism existed, there would be a risk of war. So, to examine the situation, we must use Lenin's stance and point of view. (As long as) imperialism exists, the two hegemons will inevitably engage in conflict. The struggle will be a gradual change to a sudden change. Just like the wearing out of clothes, if the clothes have holes that can be seen, it is the sudden change. But, before the appearance of holes, they have already been worn out; this is the gradual change. The day in which imperialists go to war is the sudden change. Politics does not solve their problems, so

they resort to force. Chairman Mao said: "War is the continuation of politics." When the conflict intensifies to a certain degree, the result is war and the use of force. A good example is the escalation of conflict between two people in a disagreement: First, they will keep their feelings bottled up inside, then they will rant in public; without resolve, they will resort to fist fighting. The conflict between two will evolve into a group scuffle and escalate from the fighting with fists to stones and sticks, then weapons and atomic bombs. This is world war. When one side is defeated, a new world war will begin. Imperialist wars cannot be finished by one fight. There will be the first, second, and third. If imperialism does not fall, there will always be wars.

(4) The factors of war are growing rapidly. Revolution is developing rapidly as well. Imperialist struggle has many varieties and is ever changing. But their inside is dominated by struggle. Their struggle can be seen not only in one place but can be seen everywhere in the world. There are struggles everywhere. The foreign affairs department should appoint a comrade to read the materials from the Cankao Xiaoxi (Reference News) carefully, collecting the questions and categorizing them; then they will see (the situation) clearly. Of course, the (information) is not necessarily correct, there are even rumours. However, we can get rid of the dross and select the essential. For example, the two hegemons, the Americans and the Soviets, held four summits within 3 years. In 1972, Nixon went to Moscow to have the first summit. After the talks, Nixon visited Poland, and the Soviet revisionists sent Gromyko to visit West Germany. What for? Nothing more than to undermine the other (wa qiangjiao / dig at the corner of sb.'s wall). Poland is the Soviet revisionists' running dog, and West Germany is the US' collaborator. Brezhnev w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have the second talk. Shortly after the summits, the Middle East incident took place. As soon as fighting started, the Soviet Union prepared to send troops to join the war. The US saw that the Soviets would send troops, so it ordered a three-year alert. The two sides were at the swords' points and nearly went to war; the situation was very tense. (haiyou shenme huanhe / what more (could be done) to ease tensions)? For the third summit, Nixon visited Moscow again. Less than two weeks after talks took place, the Cyprus incident broke out. The Soviet revisionists were double-dealing, fomenting trouble and fishing in troubled waters. They were being two-faced; first they enticed Turkey, then they supported Greece. Turkey and the Soviet Union have a hundred years of mutual hostility. The Cyprus event has not reached a conclusion; both sides want to control it. Cyprus is an unsinkable aircraft carrier in the Mediterranean. Cyprus' positioning on the Mediterranean holds strategic significance; it is near the Suez Canal and Israel. It is a strategic location. The fourth summit was held in Vladivostok after Ford's inauguration. Both sides were actively expanding their armed forces before the summit. The Soviet revisionists cried out for enlarging military forces. The American imperialists also said they would increase arms, renew equipment, equip aircrafts with intercontinental missiles and produce this kind of aircraft by any means necessary. Both sides were contending for the most advantageous outcome. . They reached a ten-year nuclear development agreement in name; in reality they just said: you Soviets produce however many (weapons) and we Americans will produce however many (weapons). What kind of agreement is this! In fact, you wanted to make more (weapons), and I wanted to as well. Both sides just wanted to enlarge their nuclear advantage, which was far from a limitation (of arms). The United States said this summit was not satisfactory because it allowed the Soviet Union full advantage, while the US suffered. In the internal circles of the US, there are two factions. The faction led by Kissinger contends for détente with the Soviet Union, while the faction led by Secretary of Defence Schlesinger contends to counter Soviet (aggression) by enhancing strength, making good (military) equipment and maintaining naval, army, and air force advantage. Now it seems as though Schlesinger has somewhat of the advantage. The focus of the US-Soviet competition is Europe as well as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Mediterranean, which are flanks of Europe and cannot be viewed as different parts. Whomever wants to be the hegemony must hold Europe. We claim that the Soviet Union threatens the east and strikes the west. (We should) unveil the truth; expose the conspiracy located deep within. When looking at an issue, one must view its nature. If we just see the phenomenon, it is wrong. It is as if we stand on the earth to look at the sun. It seems as though the sun travels around the earth, but in fact, it is the earth that travels

around the sun. This is the essence (of the issue). . It is true that the Soviet Union has one million troops near the Sino-Soviet border, but it is only 1/4 of the Soviet army. The other 3/4 is in Europe. Besides, the equipment of these one million troops in Asia is not good. The best equipment is in Europe. Europe has the most 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Northwest is not a rich region[4]. The Soviets only have one railway there, and the food cannot (be provided in time) if a war breaks out. Therefore, we should not just believe that they want to attack us. The Soviet revisionists lambaste us furiously every day. In actuality, they play tricks behind our back. They scold us for the US to see. They want to convince the Americans that they want to fight against China, not the west. But the United States is not fooled. This is decided by the interests of the imperialists. Europe is richer and more profitable. China's benefits are also not few, but this bone is too hard to bite. Vietnam has a 30 million population and its material conditions are not rich. The United States uses 500,000 troops and still cannot win. China has an 800 million population and 25-year socialist construction. Imagine how many troops we could resist? We have troops and also militia. Chairman (Mao) advocates we fear neither hardship nor death. We do not fear the enemy's coming. One million (Soviet troops) is nothing. Think about it carefully, the one-million troops there will confront the United States first, then Japan. Although they will cope with China as well, the main (situation) is the two hegemons' struggle. Even so, we cannot relax our vigilance against the Soviets. We must strictly follow Chairman Mao's instructions: "dig deep shelters, store up grain reserves, and don't claim (global) hegemony (shen wa dong, guang ji liang, bu cheng ba)." We are coping with both the Soviet revisionists and the American imperialists. Both the city and the countryside are digging (the shelters), and it will go on. The Soviet revisionist embassy asked why we dug them and whom we would cope with. We said, we would cope with you. The Americans also asked whom would we cope with, and we said we would cope with the Soviet revisionists and also you. If you came together, we would cope with the both of you. Our deep shelter digging is not offensive, but defensive. Scientifically speaking, we can dig neither to Moscow, nor to Washington. The Soviet revisionists concocted rumours that we would fight. Khrushchev attacked us, saying we are like fighting cocks. Chairman Mao said: "We admit it. Our party was established in 1921, and in 1927 Jiang Jieshi [Chiang Kai-shek] forced us to start guerrilla warfare in the mountain and forced us to fight. When the revolution succeeded in 1949, we had already fought for 22 years. Should we not fight? We should absolutely fight. ; Fight well; fight a great cause out. Some western countries, especially Europe, (want to) extend the troubles of the Soviet Union to China, but this does not work. Chairman Mao, Premier Zhou and other comrade leaders in the central committee told the Europeans, you should be careful; the polar bear will eat you.; you should not be unwary. (They) did not quite believe us in the past, now they believe gradually. They are very serious about peace; their national defences are reliant on the United States. Why do we tell them this? The Soviet revisionists shout for peace and détente everywhere. The United States speaks of modern-day peace. They conceal the truth. It is a conspiracy and nonsense; don't believe them. Lenin said: "In the market-place, the vendor that shouts loudest and promises the most is the one with the shoddiest goods for sale." They shout for peace when committing evil deeds. You must keep a clear head and not believe their words. In my opinion, there will be a world war. Now the question is not whether to fight, but when to fight. Of course, I do not mean (the war) will be fought immediately or within one or two years. In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Sanguo Yanyi), Zhuge Liang knew (when to fight) by a simple calculation, which is nonsense. His "borrowing the east wind" depended on the season. We should observe the situation. There will be war, but it is nothing to be afraid of; it is not a big deal.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the Soviet Union was established.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re were many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established. They were called socialists at that time but now are revisionists. Our China was also founded shortly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If there were a Third World War, it would be Chairman Mao's prediction of war causing revolution. More socialist countries would emerge. Who to fight and with whom? Only the Soviets and Americans will fight. Which one will fight first? It is more likely that the Soviet Union will be the first to fight. The United States has occupied many places, so it has weakness everywhere. The Soviet Union has occupied few places. Theory predicts that the one who want to occupy territory will instigate the conflict. .

The Soviet revisionists also say the United States is preparing for war. They are building military bases everywhere. For what purpose? The Soviet Revisionists (are building) military bases in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Indian Ocean.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last year passed a budget allowing 3 to 4 billion dollars to be used toward Navy and Air Force construction. They also changed car companies into tankmanufacturers. They increased one brigade in Europe last year, and they increased another two brigades this year. They established military bases in India and received British military bases. Kissinger and Gromyko go everywhere, just like ants on a hot pot (sic). Kissinger's office i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after he finished his work, he went to the Middle East again. Gromyko knew Kissinger would go to the Middle East so he visited Egypt before Kissinger. Then, Kissinger also visited Egypt. Afterward, Kissinger went to Geneva, and Gromyko followed him to Geneva and met him there. Why are they so busy? Chairman Mao said: "The swallows are busy in the dusk (huanghun shihou yanzi mang)[5]." The bourgeoisie thinks once a world war breaks out, there will be a nuclear war that will destroy humanity. That's just bluster. In the past, the American imperialists blustered a lot, then they said it was not scary. If you encountered (a nuclear explosion) on the street, you can avoid being hurt by covering yourself with newspapers. An American wrote a book called "Tomorrow's War", saying the atomic bomb was not very useful. When attacking Japan with atomic bombs, one was used in Hiroshima and another in Nagasaki. Now, there are many countries with atomic bombs and the situation is more complex. If there is a war, (in general) it will be a conventional war. (Some) say a nuclear war will destroy humanity (so there will not be a nuclear war). I think that is not necessarily the case. Nuclear war is possible, and conventional war is also possible. The imperialists wage war in order to occupy lands and population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are the biggest exploiters and oppressors. If they destroy mankind, whom will they exploit and oppress? Why did the United States not drop atomic bombs on Tokyo and Osaka?!

#### (See the next page)

The Third World has become the main force against the hegemony. Let me give several examples to prove why it is the main force. In 1973, there was a non-aligned countries conference. The April 1974 Special Session of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the Middle East war, where oil was used as a weapon, the Conference on the Law of the Sea[6], population conference[7], and food conference[8] were all struggles against hegemonies. This promoted the gradual unity of the Third World, and proved the power of the Third World against hegemony again and again. The Third World suffers relatively high due to exploitation and oppression. It has the largest population, vast area, and the world's richest resources. Both the American and the Soviet hegemons depend on its raw materials. They exploit the Third World; the Third World needs to defend national independence. The Shanghai Communiqué of China and the US said that "countries want independence, nations want liberation and the people want revolution--this has become the irresistible trend of history." The struggle of the Third World further proves this point.

Different countries in the Third World have different situations, which is a very complicated aspect. Most countries are agents of the bourgeoisie. There are conflicts and disunity among them. But we need to look at the inevitable general trend. They have similar stances on anti-imperialism, anti-hegemony and anti-colonialism. The Second World has duality. On one hand, it oppresses and exploits the Third World countries; some of them conduct colonialism in the Third World to different degrees and in different forms. On the other hand, third world countries are controlled, threatened and oppressed by the two hegemons to different degrees. Similar to Japan and some European countries, they have conflicts with the two hegemons and want to be free of their control and become independent. Additionally, they want to get rid of American control. The United States has military forces within Western Europe and also has conflicts with it. The US says: "My military forces are stationed in your area; you should cover the expenses." Western Europe says: "we will not pay." They say the United States is the leader of the "free world". The US (should) protect them, but

if it wants them to pay, they won't. The US has conflicts with Western Europe. Lenin said: "the bourgeoisie only thinks of money." (Western Europe) has conflicts with the US pertaining to money. The US was angry for a period of time, claiming it would withdraw all US troops; this caused conflict within the US government. The Soviet Revisionists also have conflicts but with Eastern Europe. They want to control, exploit, and oppress (Eastern Europe). If (the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do not listen to it, it will send troops to subvert and occupy these countries. For example, Czechoslovakia and Mongolia were occupied. Their sense of alienation was enhanced. The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don't have oil; they depend on Soviet revisionist imports. The Soviet revisionists double the price of oil and sell it to the small revisionists. Eastern Europe finds this intolerable so turns to Western Europe. There are several political jokes. Czechoslovakian Husák had his coat made in Moscow. It was cold so the coat was made longer. The size was very long when measuring. When he arrived back at the airport in Czechoslovakia, his wife asked why the coat was so short. His assistant said it was because in Moscow people kneel down to get measured. It is a political joke but is representative. Bulgaria bought a car from the Soviet Union, which had no steering wheel. Bulgaria asked Moscow to give it the steering wheel. Moscow said: "You don't understand. This car is electronically controlled. It goes automatically once you sit in it. It is controlled by Moscow. There is no need for you to control it, I will control it for you." People in Hungary were chatting; a man asked which country was the largest in the world. Some said the Soviet Union; some said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me said China. The man said none of them were correct. The largest country was Hungary. This is because the Soviet troops began to withdraw from Hungary 20 years ago, however they still haven't left the country. See how large Hungary is! These jokes are representative of their dissatisfaction with Soviet control and subversion. Currently, both hegemons are our main enemies; we must strike down both targets. This point can't be shaken. But, we have policies and guidelines. Our guideline is unity with the Third World, winning over the Third World, and opposing the two hegemon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This is our strategic guideline. We say we are a Third World country; this is not to degrade us to the level of a nationalist country. It promotes more efficient working conditions and unity with the Third World; the aim of which, is to oppose the two hegemons. How can China alone defeat the two hegemons? Some claim the division of the three worlds is unreasonable. The First World only has the American imperialists and the Soviet revisionists, which is too little; more countries should be included. But if we do this, they will not be striking an isolated minority but one unified majority. This is not Marxist-Leninist. Some said the First World and the Second World should be combined and that the Second World should be the socialist countries: the two countries China and Albania. This is also not correct. This would isolate ourselves. Some say the division of the three worlds is according to the economy. This is not correct either. (The division) is not based on class. (The Third World includes) poor friends, rich friends, the left, the middle, the right, the oppressors, the oppressed; some are even agents of the bourgeoisie. It is for the need of opposing the two hegemons that China is included in the Third World. This is for internal discussion; we mustn't mention it in public. Talking about it internally will help us work more efficiently. Some countries are the agents of the bourgeoisie, but we mustn't mention that either. If we want to oppose the two hegemons, we must gather support and unite 95 percent (of the Third World). We will defeat imperialism. We will also defeat the bourgeoisie. However, there are priorities that are more important than others. . Eat your meal bit by bit; do not eat everything in one mouthful. There are issues of greater and lesser urgency.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 is the two hegemons, the Americans and the Soviets. Among the two hegemons, we should concentrate on striking the Soviet revisionists. We should take advantage of their conflicts when struggling with enemies. Win over the majority, isolate the minority, then crush them one by one. Lenin said: "To defeat mighty enemies, we should use all the cracks of our enemies, even very small cracks." In fact, enemies are not a monolithic whole. When doing work, you should insert in a pin wherever there's a crack (jian feng cha zhen). You can't insert in a stick in one go. We should consider different situations, collecting all the cracks in our enemy's camp, in order to oppose our current main enemy. It is an objective fact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are in conflict with each other. The US initiated reconciliation with us. Nixon visited China because his policy of isolating

China had become bankrupt, not at all because he had a good feeling about China. He perceived pressure when contending with the Soviet revisionists. He wants to use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Chinese rapprochement is his trump card to overpower the Soviet revisionists. We allowed Nixon's visit, not in the slightest due to positive feelings toward the US, let alone a want to derive benefits from it. It is wrong to have such a thought. We don't rely on one imperialist country to oppose another, let alone derive benefits. We are taking advantage of their conflict to strike the Soviet revisionists while simultaneously undermining the American imperialists. The American imperialists also want to take advantage of our conflict with Soviet revisionists to cope with the Soviets. They are unable to use us. Rather, we can use them. Chairman Mao taught us: "Our foreign work should focus on the people, rely on the people, and pin hopes on the people, rather than rely on the ones in authority. Some don't understand why we don't sever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Chile and why we establish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Spain. Some Marxist-Leninist governments and organizations often talk about these issues to us. If we severed relations with them, they would build relations with the Guomindang. Our delegations and our publications are not allowed in. We are unable to contact their people and do not 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We don't know what the Soviet Revisionists do there either. Some self-proclaimed Marxists-Leninists also oppose our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Spain. We ask them if it would be better if Spain built foreign relations with the Guomindang. They say no. If that is not the reason, then why do you oppose us? They are unable to give a reason. Without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urkey, our planes would be unable to fly to Albania. One must pass through Iran, Turkey, Bulgaria, Yugoslavia, and Romania, to finally reach Albania. Some people are very naïve when thinking about these issues. They don't understand some matters, but we don't blame them. In the past, when we were not in power, we didn't understand world affairs as clearly as we do today. Before the Long March, our understanding was even worse. Some Marxist-Leninist parties and organizations don't quite understand this point. There is a Hollywood Film Studio [sic] in America that produced 48 films within two decades that accused our China of being murderous, totalitarian, without freedom, and all such things. After Nixon's visit was broadcasted, there was no market for these Hollywood films. Now, the Soviets published dozens of articles lambasting us every month, and if we count both newspapers and broadcasts, the number (of criticism) may exceed 300 times per month. They say that we earn 15 billion US dollars per year from selling Opium. Our total trade volume in one year is less than 10 billion US dollars. This is complete slander! It is Jiang Jieshi's bandit group that (grow and sell opium in) the regions bordering Thailand and Burma. The Soviet revisionists are very vicious, vilifying us everywhere. Some people are impacted because they listen to them (the Soviets) every day. I didn't talk much about the concrete situations of the American imperialists and the Soviet revisionists. You can read Cankao Xiaoxi (Reference News) to learn more. Someone asks whether the Soviet revisionists are affected by economic crises. The Soviet Union is social imperialist and is also affected by economic crises. Last year, its announced grain output exceeded 190 million tons. If we regard its population as 240 million, then grain per person was more than 800 kg. Such a large amount (of grain) would have been too great to finish. But why did they still rush to buy grain everywhere? (The Soviet Union) imports 30 million tons of grain averaging out to 250 kg per person. This proves that (the Soviet Union) can't solve its food problem. (The Soviet Union) has so-called socialism, but it does not invest in agriculture. It gives priority to heavy industry, then agriculture and light industry. Our (priority order) is agriculture, light industry then heavy industry. (The Soviet) way of weighing grain is incorrect. The grain includes 15% water. We get rid of sand and mud and dry the grain in the sun before putting it in storage. The Soviet Union measures the grain tank's capacity in the harvester. Each grain tank is weighted as two tons. However, since this measurement contains sand and mud, the measurement is 30%-35% exaggeration (of the real production). If (these contents) are excluded, (the Soviet) grain production was less than 120 million tons (last year). Its annual steel output is 135 million tons. I don't believe it. (The Soviet Union) does not have that much (steel). They're bragging. How could 200 million people use up so much steel? If (the Soviet Union's) difficulties are not many, why do oil prices increase so much? According to the deal, oil prices can't increase. But now (the deal) does not work; it brings too

many disadvantages. The small revisionists in Eastern Europe turn to trade with the West. The small revisionists also raise their prices when trading with the Soviets. They are also unsatisfied toward the Soviets regarding politics. The centrifugal tendency is strong. They can't do anything about it and have to raise the price. They have a series of economic conferences on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the past, they said they would not raise (oil) prices, but now, nothing can be don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and the relations with the fraternal parties

Currentl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is going very well. Marxism-Leninism has widely spread. Revisionism has been deeply criticized. The revisionist bloc, headed by the Soviet revisionists, has many conflicts within and is falling apart. The Marxist-Leninist parties and organizations in each country are developing and growing. Their domestic struggles and international struggles, especially their struggles against revisionism have tested and strengthened them. There are more (parties and organizations) turning to us. They are learning to integrate the universal truth of Marxism-Leninism with their own concrete practices of domestic revolution. They are constantly drawing lessons from experiences and are initially shaping a correct Marxist-Leninist line. In general, the Marxist-Leninist parties and organizations in each country are relatively weak, but they have a broad future. This is the hope of the revolution. Chairman Mao said: "A single spark can start a prairie fire (xingxing zhi huo, keyi liaoyuan)." Our party is also very small at the beginning. The first congress was held in Shanghai with only 12 representatives, who represented about 70 party members. Now our party is very big, with over 28 million members. All (parities) develop from zero to one, from small to big, from weak to strong. Of course, some Marxist-Leninist parties and organizations develop more rapidly. The party in Burma developed very fast. In 1968, they started building bases to engage in guerrilla warfare. Now they control more than twenty thousand square kilometers with more than five hundred thousand populations. They overthrew the governments of five counties and defeated local armed forces and regular armies. In a recent fight, they destroyed two battalions of Ne Win's troops killing the deputy commander of the enemies' 99th Divisi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ambodia also fights well. Their enemies claim to have 200,000 (soldiers). In reality, only seventy or eighty thousand of them are able to fight. The force of liberation exceeds the enemy. They fought the battles very fiercely. Now (the communists) are approaching Phnom Penh. Traffic has been cut off; the Americans were forced to use air transportation. Recently, they also attacked Pochentong airport and cut off (transportation on) the Mekong River. Their enemy launched three encirclements against them but failed to defeat them. On the contrary, they are able to develop further. In addition, the Marxist-Leninist organizations in Malaysia, the Philippines and Thailand have also developed. Latin America is doing particularly well. In general, the situation is good.

Currently, revisionism is still the main danger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The head of revisionism, the Soviet Union, is wildly ambitious and wants to expand its power everywhere. But it lacks power, and its battle front stretches too far. We call them poor expansionists. They want to fight, but they have no ability, are very incapable, and very poor. We will struggle against the Soviet revisionists to the end. Chairman Mao said: "We will struggle for ten thousand years." When Kosygin came and said (ten thousand years) was too long, Chairman Mao said: "for your sake, we will subtract one thousand years." The Romanian Communist Party's comrade leaders came and said to Chairman Mao, can you take off even more time? Chairman Mao said, ok, we will subtract another one thousand years, but no more. This being said, we still have eight thousand years of struggle against the Soviet revisionists. The Soviet revisionists are also prepared to struggle against us for a long time. They say we collude with the most reactionary imperialist and damage the socialist camp. If they want to wage an irreconcilable struggle against us, then let's struggl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the first thing is to concentrate on striking the Soviet revisionist. We should criticize the revisionist points of view deeply and

repeatedly. At present, we should focus on exposing the Soviet revisionists' sabotage and invasion in the name of socialism. We should use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small revisionists and the Soviet revisionists, disintegrating them and isolating the Soviet revisionists. When the wolf is in the way, why do you care about the fox (chailang dangdao, anwen huli)? This is our principle. The Soviet revisionists are very angry about this. Not all of the articles attacking us by the Soviet revisionists are published in the Soviet Union. Some of them are published in small revisionist countries like Mongolia, Czechoslovakia and Bulgaria. The aim is to lead us into conflict with the small revisionists. We are not fooled. We should focus on the main enemy, focus on the Soviet revisionists. If we struggle against the small revisionists, we will leave the head of revisionism to be at ease. We have criticized the Soviet revisionists, which means we have also criticized the small revisionists. Our power is not distracted. (Located) beside us is the small revisionist Mongolia who incessantly lambasts us; why don't we teach it a lesson? It's not worth it. Mongolia is merely a running dog; it is only natural for it to bark. Ignore it. It just follows the (Soviet) order. Since 1973, the Soviet revisionists have wanted to convene a dirty meeting against us and against the people.. It has been preparing for more than two years, however the meeting has still not been held. Later it wanted to hold meetings in Europe and Asia respectively but failed. In Europe, it held three preparatory meetings and also failed. The small revisionists also opposed these meeting. Even if the meeting is held, nothing will happen. It will only expose the reactionary nature of the Soviet revisionists. If they hold the meeting, they will curse us; if they don't hold the meeting, they will still curse us. A true Marxist-Leninists will not be defeated by verbal abuse. Jiang Jieshi cursed at us for more than fifty years; the more he cursed, the stronger we became. When Lenin was alive, he was also verbally attacked. He also grew stronger the more he was cursed at.

We firmly support the struggles of the Marxist-Leninist parties and organizations in the world. We support the struggle of the people. Chairman Mao taught us: "Diplomacy obeys the revolution, rather than the revolution obeying diplomacy." We should take advantage of the main conflicts of the enemies, concentrating our forces to strike the main enemy. In different time periods, we can reach certain agreements with certain countries, but we don't require that the struggles of the Marxist-Leninist parties and organizations in these countries comply with our diplomacy. Comrade leaders in the central committee said that, in order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conflict and in order to use our diplomatic footing to benefit the people, we allowed Nixon's visit; we should welcome him. However, if (other Marxist-Leninist parties and organizations) also welcome him, it will be problematic. When the French president Pompidou came to China, because we have diplomatic relations, we welcomed him. But if the French Marxist-Leninist parties and organizations also welcome him, they will fail. We don't require them to be like us. They must act according to their own situations, combine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Leninism and the specific conditions of their own countries, and oppose their own enemies. These are two separate issues; the party's issue is the party's, and the government is a whole other matter.. We have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Burma. If Ne Win comes, we must welcome him. But the Burmese Communist Party conducts armed struggle, we also firmly support it. However, we can't sever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Burmese government just because we support the Burmese Communist Party. However, if they initiate severing relations with us, then we have no choice then to cut ties. It is an issue of both sides. The least we can do is to learn more about their situations. We don't require the fraternal parties to comply with our struggle strategies and policies. In regards to ourselves, we should prevent our own Great Chauvinism. For the fraternal parties, we insist that the big parties and the small parties are all equal, independent, and respectful of each other, and that they do not intervene with others' internal affairs. The Soviet revisionist always regards itself as the core. The revolution in each country must rely on its people. Chairman Mao often teaches us and fraternal parties to integrate the universal truth of Marxism-Leninism with the concrete situations of their own countries. Each countries' Marxist-Leninist parties' guidelines, policies, and strategies can only be made by themselves and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Marxist-Leninist principles and their practical situations. No matter how correct your Marxism-Leninism is, if you don't understand their situations, it will be

very dangerous to command them. In the past, the Soviet revisionists always commanded us, but we didn't listen to them. External causes work through internal causes. You command them, which implies they are incapable. Our party draws lessons from past experiences in this aspect, (because) we have suffered. In the past we copied the Soviet experience; no matter good or bad, we just copied everything. Dogmatism must suffer.

In regards to this or that problem that may arise along their respective journeys, we must believe, that through revolutionary practices and the drawing of lessons from experiences, they can certainly reach the right conclusion. We should encourage them to learn lessons from their experiences. Marx drew lessons from the failure of the Paris Commune in time. Lenin drew lessons from the experience of the year 1909 and why it did not succeed. Chairman Mao, in the period of the Third [sic] Domestic Revolutionary War,[9] drew lessons from the struggle experience in the Jinggang Mountains; he wrote Why is it that Red Political Power Can Exist in China? and A Single Spark Can Start a Prairie Fire. After the Long March, he drew lessons in time, thinking of why we lost so many bases before the Long March; he wrote Problems of Strategy in China's Revolutionary War. We encourage the fraternal parties to constantly learn from their experiences. Every new lesson will take you one step further. Draw lessons continually, and you will progress continually. We support our fraternal parties; political support is primary, and economic support is secondary. We maintain that we should keep a bilateral relationship when cooperating with the fraternal parties. We disapprove of several parties holding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or something like a world conference. They are not beneficial. Some support them. First (to support these conferences) is the Soviet revisionist. They call it by the sweet-sounding name of exchanging information, jointly formulating international policies and jointly formulating a plan of action. This is impossible! Each country has different situations, how can they formulate a joint plan of action? Bilateralism is relatively flexible and doesn't impose (decisions) on others. Some Marxist-Leninist parties are unable to leave (their countries)! They are currently conducting armed struggles. If you hold a meeting and invite them, (they will feel that) it is not good to reject (the invitation). Maybe they will be arrested and executed. We didn't invite the fraternal parties to attend our 9th National Congress or 10th National Congress. We won't go to the fraternal parties' meetings either. The meetings we hold are to solve our own problems. What happens if they disagree with us when we are giving a report? If they invite us to attend a conference, we cannot keep silent on what is wrong. As soon as we speak, we will disagree with them and quarrel with them. They are the hosts and we are the guests. It's not good to quarrel with them on their own turf. Chairman Mao decided that we won't engage in multilateral activities. Some countries even have several Marxist-Leninist parties and organizations. For example, in Italy there are more than thirty revolutionary organizations and groups; sixteen or seventeen of them call themselves Marxists-Leninists. Who is a true Marxist-Leninist and who is not? It's difficult to distinguish. For this situation, we should contact them extensively. On the basis of extensive contact, we should focus on assisting some of them. In the process of contact, we should promote them to unite. Otherwise, they will all call themselves Marxists-Leninists, regard themselves as the number one in the world, fight against each other, and claim they are the only correct one. (In their eyes) others are not Marxists-Leninists. Only they are (true Marxists-Leninists); everyone else is wrong. (These behaviours and thoughts) leave the main enemy aside. Japan is like this, and many other countries are like this. We should persuade them to seek common ground while preserving differences and to not attack each other. They should not scold each other; they should denounce and expose the ruling class in their own countries. When they denounce each other vehemently enough, they are very close to collapse. Such a method can't solve problems; it will only lead to failure. They should understand this rationale. There were two parties in Belgium in which we contacted; last year they merged. This is very good. The parties in Brazil and Dominica also merged. Very good!

For the parties who followed the Soviet revisionists in reviling us, if they would like to admit their mistakes, rectify their errors, and form contact with us, we will consider

(establishing good relations with them). For example, Carrillo of the Spanish (communist) party lambasted us in the past then, later on, admitted his mistakes. He wanted to establish contact with us and we welcomed him. The Central Committee asked us to tell them that we had disagreements with them; we still have disagreements now; they needed to think about where the disagreements were and change. However, it was not the case that we had a talk that day then built formal relations immediately. It was up to their actual performance, rather than their self-confession. After they went back, they did not change their actions, so we ignored them. He (Carrillo) visited North Korea and was welcomed by one hundred thousand people. He wanted us to invite him (to visit China again), but we ignored him. He lambasted us in the past and refused to admit his mistakes, so we stopped contact. We lacked the basis of contact. If you want to know whether a party or an organization is a true Marxist-Leninist, you should look at whether or not they integrate the universal truth of Marxism-Leninism with their country's concrete situations, which is the main criterion. Also, it depends on whether or not their own people acknowledge them. Just because you are recognized by a foreign party does not make you Marxist-Leninist. Currently, some believe that as long as China and Albania acknowledge it, a party can be Marxist-Leninist. We tell them that's wrong and unreliable. The head of Japanese revisionists Susumu Okano (usually known as Sanzō Nosaka) was trained in Yan'an; after he went back to Japan, he became a revisionist. Thus, we don't acknowledge him either. The Belgium party changed, thus we don't acknowledge it; Albania doesn't acknowledge it either. The parties acknowledged by Albania are not necessarily acknowledged by us. Some parties acknowledged by us are not acknowledged by Albania as well. The ways of doing things are not completely the same in each country. We have a similar predicament with the North Korean party; we also have our differences.

Currently, the Soviet revisionists have a tendency that we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y emphasize on joint action, such as left-wing alliances and slogans like unity with all anti-imperialist powers. Their aim is (to promote) the parliamentary path. The (Soviets') parliamentary path failed in Chile. They won't drop this idea; but want to promote Chile's parliamentary road model in Italy, Spain, Peru, and Argentina: unite with six or seven parties, win the majority of votes in parliament and put another Allende in power. It's difficult to succeed. Even if it works, the result will be fascism. The Italian (communist) party has a pretty large membership, about 1.6 million. It's possible that several parties can unite to get seats in the parliament. If it is created, it will be Chile's type. However, there are many fascist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Italian Social Movement (Movimento Sociale Italiano), New Order (Ordine Nuovo), Black Order (Ordine Nero), Black Regime\*, Democratic Pioneer\*, Young Italy (Giovane Italia), Catholic Union\*, Black Society\*, Youth Front (Fronte della Gioventù), Mussolini Action Team\* and so on.[10] The weapons held by these parties could arm twenty-one thousand people. If the revisionists succeed (in the creation of a parliamentary system), will the fascist parties not make trouble for you? They definitely will. The parliamentary path won't work. The revolution must go step by step and be practical. The success of the Soviet October Revolution was due to Lenin and Stalin's leadership and took decades to succeed. Starting in 1921, the Chinese Revolutio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Chairman Mao, took six years to conduct armed struggles and conduct guerilla warfare in the Jingang Mountains. I. Then we took another 28 [sic] years to engage in armed struggles; we didn't actually come into power until 1949. It was not easy. Of course, there is Cuba's influence (on the revolutions in other countries) to consider. (The type of revolution of) Cuba was neither like Moscow's, nor like China's. It was like Hu Chuankui in Shajiabang only with a few people and a few weapons. It was largely by accident or military speculation. Several countries in Latin America were influenced by Cuba and built such guerrilla centers. Guevara with his dozens of people went to Bolivia; having no reason and no policy, they lost their life in the end. Guerrillas in Arabic countries often hijack aircrafts, which is unpopular and wrong. The revolution can't be done in this way. It won't work to alienate the people and the mass; it will ultimately fail. The revolution should be down to earth and rooted within the people, rooted deeply. Only then will the revolution succeed.

We should introduce our experiences to the fraternal parties and (tell them) that our party started with little strength.

On the issue of armed struggles, we should raise our opinions to the fraternal parties. We suggest (1) We must first encourage them. Our party was also not big thirty years ago. A single spark can start a prairie fire. Make them feel that they have potential. Tell them we succeeded only after more than 20 years (of struggles). Encourage them that if they do well, it probably won't take them so long. On the other hand, we should tell them that the path will be very long.

- (2) Tell them that fighting is not a big issue. They can learn while they fight. Some always ask to send military cadres to come here to study. We should tell them there is no need to do so. On July 2, 1964, Chairman Mao, said to the leader of the Colombia (Communist) Party that we understood nothing about fighting in the beginning, but we were able to (learn how to fight) by engaging in fighting. It was Jiang Jieshi and the imperialists who taught us how to fight. They were our teachers in the reverse sense. What they taught us can't be learned from the Marxist-Leninist books. Our men couldn't even load a gun at that time. When they fired the first shot, they closed their eyes. When they fired the second shot, they didn't know where the bullet went. But they knew the direction by the third shot. (Fighting) can be learned. We should encourage them not to belittle themselves too much.
- (3) Encourage them to choose the weakness of the enemy to attack, and avoid fighting against the powerful regular army. Reckless fighting won't work. They should focus their force on attacking the enemy from behind.
- (4) Encourage them to combine other types of struggle with the armed struggle. Without other types of struggle, the armed struggle is isolated. It will ultimately fail.
- (5) Tell them it is the people who decide the outcome of the war, rather than the weapon. They should focus on winning over the people, but should also pay attention to the weapon. Many Marxist-Leninist parties are going to carry out armed struggles, which depend on their conditions. The one whose conditions are most mature can carry out (armed struggle) first, and the one whose conditions are not mature can do it later. Armed struggle is the final form (of struggle), but not the basic form. If you launch the final form, armed struggle, from the beginning, it won't work. You need a preparation stage. Armed struggle must have peasants' participation. It won't succeed by only relying on several cities. We should make this point clear. These are the issue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These above points are what was talked about today.

There are several requirements: (1) what I said today are all issues of policy and strategy. Most of them have not been made public. So, take minutes for yourself, not for others. Losing the minutes is equivalent to disclosing it to our enemies. (2) After taking (the information) back, don't spread it around. Only you the leaders can know it. (3) More importantly, you must not post a big-character poster for the public to see. You should know the party's discipline.

- [1] Bungeishunjū is a Japanese magazine.
- [2] About "wukenaihe hua luo qu": In the China and Soviet Union's polemics, Mao Zedong used this quotation in his revision of the letter of 28 July 1964 to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SU. See Jianguo Yilai Mao Zedong Wengao, vol 11 (Beijing: Zhongyang Wenxian Chubanshe, 1992), p. 108. Mao meant China can't do anything to save the Soviet unavoidable failure. Geng Biao wanted to say the imperialists and revisionists' decline and failure were doomed, and nothing can be done to change.

- This sentence means before upheavals there are signs foreshadowing them. Mao used it to describe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on 29 July 1973, in his meeting with the President of People's Republic of the Congo Marien Ngouabi. Mao said: "Don't believe that the current world is peaceful. The situation now is 'the rising wind forebodes the coming storm' (shanyu yulai feng man lou). The storm has not come but the wind comes. And the wind is very strong!" See Mao Zedong Nianpu, (Beijing: Zhongyang Wenxian Chuban She, 2013), vol 6, p. 489.On 30 May 1974 in his meeting with physicist Tsung-Dao Lee, Mao said: "Let's talk about the situation of the world. How do you think about it? My opinion is chaos under heaven. The storm will come. It is impossible if there will be no war. Because the social systems are different. Even they have the same social system, there will be a war as well. Because they are imperialists." Mao Zedong Nianpu, vol 6, p. 538. In the talk with Lee, Mao further explained he believed a war would break out. Shanyu (storm or rain in the mountain) refers to the war. Geng Biao may wanted to say there would be a war among the imperialists and it would be the chance for revolution.
- [4] It may refer to China's northwest. Perhaps what Geng Biao wanted to say was the Soviet Central Asia, which borders China's northwest.
- [5] Mao Zedong used "huanghun shihou yanzi mang" in his meeting with the Prime Minister of Trinidad and Tobago Eric Williams, on 6 November 1974. Mao said: "Now the earth is sick, so they talk about détente of the intensity, easing the international intensity and talk about peace. Now they are curing the earth. I'm suspicious of it. There are so many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and the US Secretary of State goes everywhere. It's guite strange! The swallows are busy in the dusk (huanghun shihou vanzi mang) They fly low, and it's going to rain!" Mao Zedong Nianpu, vol 6, p.556. The low-flying swallows is a sign of rain, therefore probably Mao wanted to say that a busy US State of Secretary is a sign of international intensity, perhaps a sign of war. Mao often used the metaphor swallow referring to Henry Kissinger. On 17 February 1973, Mao talked to Kissinger: "You did a god job, flying everywhere. Are you a swallow or a pigeon?" Mao Zedong Nianpu, vol 6, p. 468. On 21 October 1975, Mao said to Kissinger: "You are very busy, and it seems you can't stop being busy. When the wind and rain are coming, the swallows are busy. Now the world is not peaceful, the wind and rain coming, so the swallow is busy. You may postpone the wind and rain but very difficult to stop it." Mao Zedong Nianpu, vol 6, p. 616.
- [6] The Third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he Law of the Sea was convened in 1973 in New York.
- [7] It refers to The World Population Conference in 1974 in Bucharest.
- [8] It refers to The World Food Conference in 1974 in Rome.
- [9] The initial script was incorrect. It should be the Second Domestic Revolutionary War (Dierci Guonei Geming Zhanzheng), from 1927 to 1937. In this period, Mao wrote his three articles. The Third Domestic Revolutionary War (Disanci Guonei Geming Zhanzheng) was from 1945 to 1949.
- [10] These names with "\*"cannot be found. They are translated vertbatim from Chinese to English.